

冊府元龜

卷之九百三十二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百三十二

誣構

害政之大者莫甚於誣構之徒若髦俊之士生值昭世秉介石之操遇知己之君則讒間之言無從而入伊譖人者自貽其咎既露彼姦狀復罹其顯戮繇是勵忠臣之志快天下之心蒼黔以之安皇基以之固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三十二

也如其出於季世得肆巧言惑疏冕之聰明陷棟梁
 之賢哲國家繇之喪敗億兆以之塗炭故小雅之詩
 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又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覽
 之編次得不為之痛心哉
 公孫閱齊人初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取相印封
 成侯其後忌子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
 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
 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於威
 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
 敗之桂陵於是齊最疆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

一作夫人

三十五年公孫閱又

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
 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
 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
 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
 漢義陽侯衛山坐教人誑告衆列侯當時棄市罪獄
 未斷病死

谷永成帝時為安定太守時帝諸舅皆修經書任政
 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
 朔中鳳薨鳳病因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帝從

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下胡亞切宜在上將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蚤古早字累親疎序材能宜在君侯累古累字累親疏謂積累其次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萬分之一屬聞以特進領城門丘屬近也音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舅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収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

太伯王季之兄也讓不為嗣而適吳越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參詳其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繇是譚音相與不平後病免王音用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諛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擁持也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孳孳不追也孳與攷執伊尹之疆德以守職輔上誅惡不避親疏舉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章明也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薦厚也享當也太白出西方六十



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

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

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

言其行遲象王音也

永見音為司馬以疏間親自以位過故以太熒惑角白喻司馬主兵故也是永之佞曲從苟合也

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嘗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

湛漸之義委曲順從

湛讀日沉漸讀日潛周書洪範日沉潛剛克言人性沉潛謂潛

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故激勸之云爾

所執不疆不廣用士尚有好惡

之忌蕩蕩之德未純

此承自知有忤於音故以斯言自救解

方與將相

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竝

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惟將軍畏之慎之深思

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是不平薦永為護苑

使者

賈惠為河內掾息夫躬邑人也哀帝時躬為光祿大

夫左曹給事宜俊侯免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嘗夜守之惠往過躬教以祝盜

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

桑東南出之枝

畫北斗七星其上躬

夜自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七招指祝盜

或招或指所以求福

排禍也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侯星宿

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帝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

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躬仰天大譁

譁古呼字音大故切因僵

仆吏就問云咽已絕

咽喉嚨也

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

議謀相連下獄百餘人

魏豐以王莽居攝時為大阿右拂

拂讀曰解

甄邯為太保

後承辛慶忌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為函谷關

都尉少子茂為水衡都尉莽方立威柄用豐邯以自

輔茂兄弟不甚詘事兩甄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

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

之謀

謀讀曰說

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

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

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

後漢陳珪為沛相時呂布為兗州牧據濮陽郡袁術

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歸布遣女隨之珪恐

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縱為難未已於是珪說布曰

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

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

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

昌曹操殺之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

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

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蚤圖之操曰

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

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

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絕婚公路袁術字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竝顯重但爲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卽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梁松爲虎賁中郎將時伏波將軍馬援征五溪未下使松乘驛責問援爲代監軍會援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王當者竇憲奴也時太僕馬光與竇憲厚善後憲誅免官就對竇氏初有事王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王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瑩詔許之

李譚爲車騎將軍防監營謁者時長水較尉耿恭討西羌忤防旨及防還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

度尚爲荊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徙蒼梧懼爲已

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
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
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
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
身嬰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窠
冒遁還奔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
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尙所在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
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
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尙詣廷尉面對曲
直足明真僞尙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

受在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尙到廷尉詞窮受罪以
先有功得原

裴優關西人時張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優亦
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
卽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
繫廷尉詔獄積二年嘗諷誦經籍作尙書注後以事
無驗見原還家

趙凱爲荊州刺史零陵太守楊璇裒斬猾賊郡境以
清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
凱有黨助遂檻車璇防禁嚴密無繇自訟乃噬臂出

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稽康譙國鉅人初康家貧嘗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鍊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會呂安被擊會言於文帝曰稽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政故賢聖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

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旣昵聽信會遂因呂安事竝害之

李含爲河間王顥長史後顥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遠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詣顥顥慰撫之甚厚含諫顥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顥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顥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翼軍較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

冊府元龜 誣構 卷之九百三十一
馬趙驤又與含有隙罔將閔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
單馬出奔于顓矯稱受密詔顓卽夜見之乃說顓曰
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
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
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罔可擒也旣去齊
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顓從之遂表請
討罔拜含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雒陽含屯
陰盤而長沙王又誅罔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
去又罔使權歸於顓含因得肆其宿志旣長沙勝齊
顓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顓表含爲河南尹時商復

被又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
重構隙顓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
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孫黨顓請召重還商說
又曰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構也若不蚤圖禍將至
矣且河間前舉繇含之謀又乃殺含

王愷武帝時爲黃門侍郎愷帝之舅也時牽秀爲衛
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爲司空從事
中郎與愷素相輕侮愷諷司穎荀愷令都官誣奏秀
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土田與妻秀卽表訴被誣陷
之繇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

譽繇是而損

荀勗爲中書監華廙少爲武帝所禮爲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表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忤旨初表有賜客在甬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贖致罪獄詞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勗先爲中子求廙女廙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贖者多不可盡罪宜責勗所親者一人因指廙當之又緣廙有違忤之咎遂於喪服中免廙官

土

王稜爲雒陽令時光祿大夫劉暉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稜爲東海王越所信而輕暉暉每欲繩之稜以爲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暉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暉右長史傅宣明暉不然暉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慚鄧攸元帝永昌中代周凱爲護軍將軍明帝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先是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

太嘗

何無忌鎮東陽時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無忌甚慕之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文人殷闡孔甯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矢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安帝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較尉叔文竝伏誅郭猗爲前趙中僕射時聰以弟又爲皇太弟猗等皆寵幸用事漸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

又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尚貪其一切之力爾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

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
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
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
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
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
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
若不信臣之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
馬劉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
粲深然之倚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上已具知之
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倚曰此事必無疑吾憐

卿親舊并見族爾於是歔歔流涕皮惔大懼叩頭求
哀倚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
之教倚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
啓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
下篤於骨肉恐言誠誑僞故也皮惔許諾粲俄而召
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
從妹爲父孺子淫于侍人父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
深慚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
相國使天下知蚤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
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

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族恐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主上受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旣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

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

邢魚河間人後趙時裴憲二子挹鼓鼓仕石季龍爲散騎嘗侍與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鼓使已以季龍當襲鮮卑告之爲備于時虎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遂誅鼓及兄挹而憲亦坐免

索嗣爲梁王段業右衛將軍初西涼李嵩爲敦煌太守嗣爲嵩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

冊府元龜 誣構 卷之九百三十一
守領護西胡較尉及業僭稱涼王嗣構暲于業以嗣
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暲與嗣善結刎頸交友
爲所構故深恨之後狀其罪于業遂殺嗣

宋王鍾惡旣平姚泓進號征虜將軍或有白高祖以
鍾惡初克長安藏姚泓僞輦爲有異志高祖密遣人
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鍾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
側高祖聞之乃安及廬陵王義真鎮關中而佛佛虜
寇逼交至沈田子旣殺鍾惡王修又殺田子義真年
少賜與左右不節修嘗裁減之左右竝怨因是白義
真曰鍾惡欲反故田子殺之修今殺田子又是欲反

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等殺修

劉湛爲太子詹事與殷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
以宰相許之湛尙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
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
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
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
傾之文帝元嘉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將軍
將軍僕射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
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
親舊嘆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屢

冊原元訓 証構 卷之九百三十一
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
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殿殺之以爲太祖雖知當有
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
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通宮禁故其計不行
景仁臥疾者五年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
旣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
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與以就坐其誅討處分一皆委
之

謝靈運爲太子左衛率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
運情款異嘗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肩異同非
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帝出爲永嘉太守鎮將
軍

孟顛爲會稽太守時謝靈運以侍中退居郡中頗輕
顛所爲遂構讐隙顛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
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師詣闕上表
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
栖窮岩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
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顛二十七日疏云此日異論
噂啗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防披疏駭惋
不解所繇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

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
臣罪爲何事及見顛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惟有罔
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
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
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
謗之來要有繇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
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栖之
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
未之或有匪希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
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歎仰憑陛下天鑒曲

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
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不欲使東歸以爲
臨川內史加秩中二千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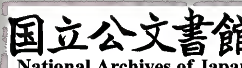
南齊卞彬爲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
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戶著服孝子不在日代
哭列管慙鳴死滅族戶著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
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簫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
此

梅虫兒後主時佞幸也曹武爲右衛將軍晚節在雍
州致見錢七十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

僕妾蔬食膳無膏腴爲虫兒茹法琮設女伎金翠曜
 眼器服精華虫兒等繇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
 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
 新除未拜遇誅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志所
 以殺我者欲取吾財貨伎女爾恨令衆輩見之諸子
 長成者皆見殺惟于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
 武帝兵至得免

江祐爲太子詹事爲謝朓所輕祐嘗詣朓朓因言有
 一詩呼左右取旣而便停祐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祐
 以爲輕已後祐及第祝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祐曰
 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祐轉不堪至是構而
 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中丞范岫奏
 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

胡諧之爲侍中旣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
 栢年來佳馬栢年患之謂使人曰馬非狗子那可得
 爲應無極之求使人致恨而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
 諧是何侯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恨時王玄邈代
 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
 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
 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



垣榮祖遷爲新蔡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田天生王道期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告之有司奏免官削爵付東治按無實見原

梁劉季連齊明帝建武中爲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時明帝諸子幼弱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遙欣之鎮江陵也意氣甚隆而遙欣至州多招賓客厚自封殖明帝甚惡之季連族甥琅琊王會爲遙欣諮議參軍美容貌頗才辯遙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座與遙欣競侮季連季連憾之乃密表明帝稱遙欣有異迹明帝納焉乃

以遙欣爲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連四年以爲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

顧琬之爲儀曹郎張率爲秘書丞以父憂去職有父時伎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琬之求娉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琬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焉

到洽爲御史中丞時劉孝綽爲昭明太子僕甚見賓禮及爲廷尉卿携妾入官府洽素銜孝綽遂劾奏之云携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

妹爲妹坐免官後起爲湘東王諮議孝綽表謝曰臣
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疎倖與物多忤兼逢
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菲日月
昭回俯明在直獄書每御輒鑿蔣濟之寃炙髮見明
非關陳正之辨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還同士伍
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天
疎遠畝隴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
物足爲榮隕况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
盛流但雕朽污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終無效答又
啓謝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云衆惡之必鑒焉衆好之

必鑒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固
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後
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繇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音
酒怨其耳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
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
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
實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嘗用切齒殿下
晦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在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
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猶讒匿聖旨慙懃深以爲
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訖離難

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而必奏
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光昭陵陽
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經幸得蠲於
庸闇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
繫馬懸車悉絕朝覲方願滅影消聲遂移林谷不悟
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藉雲陛
假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况乃
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推彌覺多忝但未渝丹
石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構茲媒孽且欵冬而生已凋
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復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

闕除安西湘東王諮議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三十二

二十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百三十三

誣構第二

後魏斛斯椿莊帝時為平北將軍封隆之為儀同三司為椿等構之於帝逃歸鄉里北齊神武知其被誣召赴晉陽帝尋以本官徵之隆之固辭不赴北齊休遊道在魏為尚書左丞時魏安平王坐事亡

月元風 詠構二 卷之九十三
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
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輒禁者遊
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遊道厲色
挫辱已遂枉拷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勗
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
罔上王政所不容謹按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
功績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
郎躒行誦言肆其姦詐空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
心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
忌諱毀譽絲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

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迥相紆舉又左外兵郎
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爲京畿送省令取
係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
何物官府將此爲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
事請問遊道竝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
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遊道吐不臣之
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蹠欺公賣法受納
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積汗未露而姦詐如是
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
朝士皆忿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

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
畜犬本取其吠今以數犬殺之恐將來無復有吠狗
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

崔季舒為黃門郎高隆之為太保初文襄委任兼右
僕射崔暹及季舒等及文宣即位隆之啓文宣王竝
欲害之不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季舒等仍
前隙乃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
非已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
何得委過要名非大臣義天寶五年禁止尚書省隆
之曾與元昶宴飲酒酣語昶曰與王交遊當生死不

相背人有密言之者文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嘗侮
帝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
銜之因此遂大發怒令壯士築百餘奉放出渴將飲
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
中

杜弼家客史不書姓名弼為衛尉卿以本官行鄭州事未

發為家客告弼謀反收下獄案治無實久乃見原因
此絕朝見

祖珽後主時為侍中斛律光為左丞相班及穆提婆
怨之周章韋孝寬忌光英勇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

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
推擗樹不扶自監祖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
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
告其母令萱以饒舌斥已也盲老公謂珽也遂相與
協謀以謠言啓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
豐樂威行突厥女爲皇后男尚公主謠言甚可畏也
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爲不可事寢祖珽又見帝請問
唯何洪珽在側帝曰前得公啓卽欲施行長鸞以爲
無此理珽未對洪珽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
而不決行萬一泄露如何帝曰洪珽言是也猶豫未

決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啓云光前西討還勅令放
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行不軌事不果而止家藏弩
甲奴僮千數每遣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蚤
圖恐事不可測啓云軍逼帝京會帝前所疑意謂何
洪珽云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至怯
悞恐卽變發令洪珽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
令珽因云爾召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語
云明日將往東山遊觀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奉
謝因引入執之帝如其言頃之光至引入涼風堂劉
桃枝自後拉而殺之時年五十八於是下詔稱光謀

反今已伏法其餘家口竝不須問尋而發詔盡滅其族光長子武都為兗州刺史光死遣使於州斬之次須逢中護軍開府儀同三司先卒次世雄開府儀同三司次嘗伽假儀同三司並賜死

隋陳茂高祖時為黃門侍郎與柳莊同官不能降意茂見帝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甚不平帝與茂有舊譖慙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帝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錄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臨帝怒之

何妥為國子博士房恭懿累為郡守有美政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妥奏恭懿尉迥之黨蘇威宇文愷曲相舉薦帝大怒恭懿竟配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寃之

高穎為左僕射加上柱國齊國公坐事以公就第頃

之類國令

史不書名氏

上穎陰事稱其子表仁謂穎曰司

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帝大怒囚穎於內史省而鞠之憲司奏穎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穎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而益怒顧謂羣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子以大聖之才作

法垂世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穎與于言自此
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穎帝曰去年殺虞慶則今
茲斬王世積如更誅穎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爲
民
宇文述煬帝時爲左衛大將軍許國公時有李渾字
金才太師邲國公穆第十子述乃渾之妻兄也初以
國賦之半許述得奉穆嗣二歲之後不以俸物與述
述大恚之因醉迺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爲李金
才所賣死且不忘渾亦知其言繇是結隙後帝討遼
東有方士安伽隨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

爲天子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述知之因誣構渾於
帝曰伽隨之言信有徵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
大異嘗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
渾大臣也家世隆盛身握禁兵不宜如此願陛下察
之帝曰公言是矣可覓其事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
基表告渾反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掩渾等家遣
左丞元文都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案問數日不得
其反狀以實奏聞帝不納更遣述窮治之述入獄中
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
李敏金才名當祓讖國家殺之無可救也夫人當自

求全若相用語身當不坐敏妻曰不知所出惟尊長
教之述曰可言李家謀反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錄
當爲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
當共汝取之若復渡遼吾與汝必爲大將軍每軍二
萬餘兵固以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姪並
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爲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伺
候間隙首尾相應吾與汝前後襲取御營子弟響起
各殺軍將一日之間天下足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
妻寫表封定上寫封云上密表述持入奏之曰已得
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

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十二人
自餘無少長皆徙嶺外

王弘爲黃門侍郎初辛公義爲揚州道黜陟使官寮
犯法無所縱捨及煬帝卽位弘自揚州長史入爲黃
門侍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冤相繼
不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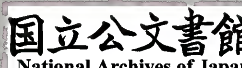
唐韋雲起爲麟州刺史裴寂爲尚書右僕射高祖有
所巡幸必令居守雲起告裴寂謀反鞠之無端而釋
之

皇甫希仁者蜀人也時皇甫無逸初仕隋畱守雒陽

及王充作難無逸棄老母歸國武德初巡撫益部蜀
中賴之希仁見無逸專制方面微倖上變云臣父見
在雒陽無逸為母之故陰遣臣與王充相知高祖審
其詐數之日無逸偏於世充因棄母歸朕令之委任
異於衆人其在益州極為清正此蓋羣小不耐而欲
誣之此乃離間我君臣惑亂我視聽於是斬希仁於
順天門遣給事中李公昌馳往慰諭之俄而有告無
逸陰與蕭銑交通者無逸時與益州行臺僕射竇璡
不叶於是上表自理又言璡罪狀高祖覽之日無逸
當官執法無所迴避必是邪佞之徒惡直醜正共相

構扇也因令劉世隆温彥博案其事卒無驗而止所
告者坐斬竇璡亦以罪黜無逸既反命高祖勞之日
公立身行已朕之所悉比多譖愬者但為正直致邪
佞所憎耳無逸頓首陳謝高祖又曰卿不負朕何勞
多謝

楊表陝州人時劉師立為左騎衛將軍奏使幽州道
簡點軍國表上書告師立自云眼有赤光體有非嘗
之相姓氏又膺符讖及師立還太宗謂之日人言卿
欲反師立大懼曰臣仕於隋不過六品身才駑下不
敢輒希富貴過蒙陛下非嘗之遇以性命許國而陛



下功成事立臣致位將軍顧已循省實踰厓分臣是
何人輒敢言反太宗笑曰知卿不然此人妄言耳宜
勿為懷賜帛六十疋召入臥內而慰諭之

高甌生為利州刺史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甌
生鹽澤道總管以後軍期靖薄責之甌生因有憾於
靖與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議告靖謀反太宗命理
官按其事甌生等以誣罔得罪乃闔門杜絕賓客雖
親不得妄進

張君徹高祖時為箕州錄事參軍咸亨中與衆共詣
闕誣告刺史簡王渾及其子汝南郡王煒謀反詔通

事舍人薛思貞馳驛往推究之渾惶懼自縊而死帝
知其非命深痛悼之特令斬君徹等四人

于承素為岐州長史時柳奭以高宗后舅歷位中書
令后寵既衰固辭轉為吏部尋拜后母魏國夫人被
責不許入宮奭繇是出為遂州刺史行至扶風承素
希旨奏傳奭漏洩禁中之言復坐貶為榮州刺史

許敬宗永徽中為禮部尚書上官儀為西臺侍郎同
東西二臺三品時有道士郭行真出入宮掖嘗為皇
后行厭勝之法中官王伏勝奏言之高宗大怒密召
儀議其事將廢后為庶人仍遣儀具詔草俄而后申



訴見納帝又自悔恐后怨怒遽詔云此竝上官儀教我也繇是深爲后所惡初儀嘗爲陳王府諮議與王伏勝俱事梁王忠府繇是許敬宗構儀云與忠通謀遂下獄死家口籍沒於是左肅機鄭欽泰西臺舍人高正業司虞大夫魏玄同張希乘長安尉崔道默竝除名長流嶺南遠界與儀結託故也簡州刺史薛元超及姑河東夫人坐與儀父通元超長流雋州薛氏削邑號幽於靜安宮右相劉祥道爲司禮太嘗伯郜國公郭廣敬爲隰州刺史詳行正卿爾朱儀深爲沁州刺心司宰正卿竇熾解職事授銀青光祿大夫以散官依前隴右簡較竝坐與儀交遊故也

張嗣明爲雒陽令繡州流人徐敬真坐陰相交結嗣明敬真恐死多引海內相識稱有異圖自是朝野爲其所牽誅戮者不可勝計內史張光輔爲嗣明所引去其往豫州日私說圖讖天文陰懷兩端顧望以觀成敗是日棄市家口籍沒

周興則天時爲秋官侍郎垂拱中左武衛大將軍簡較右羽林軍封燕國公黑齒嘗之充大總管討突厥大破之時有中郎將費寶璧表請窮追餘賊遂全軍而沒興等誣構云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等謀反遂

自謚而死時甚惜之

來俊臣爲左臺御史天授中冬官員外劉憲受詔推案俊臣憲嫉其酷暴欲因事以繩之反爲俊臣所構貶鄰水令再遷司僕丞及俊臣伏誅後擢憲爲給事中

張易之爲麟臺監長安三年八月易之與其弟司僕卿昌宗權位日熾傾朝附之其心自負益欲作難將因皇太子遂譖御史大夫魏元忠及司禮丞高戢交通密謀造飛語曰君老矣吾屬當挾太子可謂耐久則天感其言召皇太子相王諱及諸宰相令易之昌

宗與元忠及戢於前參對反覆不決昌宗又引鳳閣舍人張銳令證其事說初不知之及則天重令宰相與河內王懿宗推鞠遂堅執不附會錄是貶元忠爲高安尉及戢流於嶺表

王鉷爲御史中丞玄宗天寶六年十月丁酉戶部侍郎楊慎矜及兄少府少監慎餘弟維陽令慎名竝以罪伏法枝黨連坐者數十人詔左道亂嘗邦家所禁兇謀逆節天地不容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楊慎矜潛蓄回邪率繇艱險猥承門緒得齒朝行援自卑微謬加超擢寄之弩藏總被均輸殊不知外矯清廉內

懷貪冒超起百變以此狗身首鼠萬端專爲門上觸途苛細歸怨國家還俗僧史敬忠兇匿逆徒狂愚賊品乃妄陳讖悔別凱異圖密與交通將期委質仍自以亡國之後克復攸歸遂乃手紀災祥覬覦時變言肆凶悖心在不臣惡迹旣彰欵驗咸服戴天覆地面日何施梟首夷宗未云塞責但以務弘大體志在寬刑尚免嚴誅容其自斃其楊慎矜宜賜自盡其兄少府少監慎餘弟雒陽令慎名等不合相從竝爲同惡亦宜令自盡其史敬忠首建逆謀世爲巨蠹宜決重杖一百鮮于賁詐稱敬忠當王附會凶人宜決重杖

六十其范滔妄說妖言與之昵狎宜決六十長流嶺南臨江郡其王庭耀旣爲傭作終不論告宜決四十配隸黔中郡楊慎矜外甥前通事舍人辛景奏引致非類成此禍端宜決四十配流嶺南晉康郡其義陽郡司馬嗣號王臣雖則不涉凶謀終與敬忠相識宜解却官於南賓郡安置其太府少卿張瑄素以妄庸專行險詖比緣慎矜篤引驟歷班榮因此交結潛爲黨援况犯賊私情逾難恕宜決六十長流嶺南臨封郡其右威衛執戟攝天馬監万俟承暉妄畜國書與慎矜解說潛相黨附爲蠹實深宜決重杖六十其閑

廐使殿中監韋衢忝膺重寄不存公道受慎矜囑請
爲承暉奏官誚黷愈彰北周斯在宜貶與遠官應配
流安置人等所在卽差縛馳驛領送其楊慎矜及兄
弟并史敬忠有莊宅等宜竝官收其家口男女等竝
令所司准法卽配流嶺南諸郡其張瑄及万儼承暉
鮮于賁等男女并一房家口亦准比配流其隣近
親不可尙列班榮及居京輦宜令三司使卽括實奏
聞且臣之事君有死無二匹夫狗義猶或亡軀豈有
位亞六卿任秉三獨父子相續俱承重委兄弟不次
皆列通班而更陰圖不軌潛覬異望靜言此心良可

歎息除惡務本與衆共之令在惟行蓋非獲已中外
黎庶咸使聞知先是慎矜爲御史中丞銜爲侍御史
時韋堅得罪慎矜及銜按其事銜訊鞫堅慎矜引身
中立銜恨之李林甫亦憾焉慎矜與銜父璿中外兄
弟銜卽表姪少相狎及銜遷中丞雖與銜同列每呼
爲王銜銜恃與林甫善漸不平之天寶五載慎矜遷
戶部侍郎中丞使并如故慎矜嘗與銜爭職田背詈
銜詆其母氏銜不堪其辱而慎矜性疎素昵於銜言
論無所避忌又與還俗僧史敬忠遊處銜遂於林甫
處言之將構其罪會有人飛狀訟慎矜是隋子孫欲

冊府元龜 卷之九十三
克復隋室私畜異書與凶人來往而說國家休咎時
玄宗在華清宮聞之震怒詔刑部尚書蕭隱之大理
卿李道邃少卿楊瑋侍御史楊釗殿中侍御史盧鉉
同鞫之於尚書省又使京兆士曹吉溫往東京收慎
矜兄慎名及史敬忠等雜訊之又令盧鉉先太府少
卿張瑄不肯答辨鉉百端拷訊竟不從乃使鉉與御
史崔器搜慎矜宅拷其小妻韓珠圍求讖書於慎矜
臥內監櫃閣函中獲之鉉以示慎矜慎矜曰是天命
也及溫以敬忠至慎矜皆引實乃詔慎矜慎餘慎名
竝賜自盡

庾準爲司農卿德宗建中初準與宰臣楊炎厚善炎
欲殺劉晏知準與晏有隙乃用爲荆南節度準乃上
言得晏與朱泚書且有怨望又召補州兵以拒命於
是先殺晏然後下詔賜自盡海內冤恨之炎已殺晏
徵準爲尚書左丞

令狐建爲右羽林將軍貞元四年郭士倫傭教於建
家妻李寶臣女也建惡棄之乃誣與士倫姦通召士
倫立榜殺之因逐其妻而奏請按劾及詔三司詰之
李氏又奴婢欵證被誣頗明白建乃自引會赦免坐
寶申爲給事中申乃左金吾大將軍嗣號王則之從

父甥也申又宰相參之同族兵部侍郎陸贄與參有隙申懼贄見用乃潛結吳通玄以傾贄通玄與兄通微同爲翰林學士亦與贄不叶恃才輕傲同輩然挾權倖以自久次當遷中書舍人及拜諫議大夫知制誥殊失望因申交結則之乃共造謗書言贄考試貢舉不實通玄又取宗室女爲外婦帝知其毀贄且令察視具得其姦狀竝貶之

王叔邕爲劍南東川觀察使貞元六年八月叔邕奏得遂州刺史韋昉狀別駕崔位緣自憲官除此郡佐心懷怨望意不徇公潛構軍人欲爲背叛雖姦謀未

成今惡跡已彰伏請聞奏者臣伏以崔位官居別乘恩獎不輕而乃長惡不悛肆其姦忒州牧舉覺事跡昭然伏望特誠羣僚庶彰明典詔曰崔位素行無良已有容貸忝職州佐殊不知非尚蓄姦謀罪當極法且委王叔邕決重杖一頓處死位先爲義成軍節度姚南仲從事南仲與監軍薛盈球忿競交惡詔徵盈球還京南仲隨亦朝覲盈球乃誣奏言南仲爲政之惡皆位及同列馬少微贊助也故叔邕希旨而奏之少微亦出爲外官今中使領赴任中路推墮江中而死人皆寃之殺崔位制書至九月庚子方下

于昌潤權知通州事山南西道觀察使嚴礪奏得昌
潤狀量移官通州別駕崔河圖使奴詆百姓妻抑壓
於家中驅使又訴稱疾病請於果州尋醫審令驗問
竝無疾患者崔河圖自量移通州已逾三載不遵法
度故犯典章恃其曾踐周行歷官省闈恣爲累橫侵
擾黎元使奴詆抑良人訴疾妄求出界交通豪俠迫
脇村閭伏以巴南諸州去使遼遠山川重阻道路踣
危若縱姦人必慮扇結况河圖怨望日久情狀難原
詔曰崔河圖思過之地不能簡身旣再抵國章當從
放逐宜長流崔州河圖建中年自諫議大夫貶官凡

二十餘載至是又以犯忤監軍中使遂遭昌潤誣構
及禍人甚寃傷之

杜兼爲濠州刺史兼嘗怒錄事參軍韋賞團練判官
陸楚守職論事忤已之意密誣奏二人通謀扇動軍
中忽有副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
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兗公象先之孫皆名
家有士林之譽一朝以無罪受戮郡中股慄天下寃
嘆之又徐州張建封辟李藩爲從事時兼帶使職建
封病革兼疾驅到府有異望藩相與省建封出而泣
語兼曰僕射公奄忽如此公宜在州防過今棄州此

來欲何也宜疾去不若此當奏聞兼錯愕不虞遂徑歸建封死兼悔所志不就怨藩甚藩歸揚州兼因誣奏藩建封死時搖動軍中德宗大怒密詔杜佑殺之賴佑執奏得免

韋岳者信州刺史李位小將也憲宗元和九年四月貶位爲建州司馬初帝密遣中使往洪州訊事朝野莫知其故及觀察使裴堪奏到方知岳告位大逆及追至命三司使推所告不實量貶位而韋岳杖死位嘗好黃老及煉餌金丹遣山人王仁恭爲之兼修道教齋錄岳緣有求不遂怨憾誣告位於當道監軍使

稱位與術士圖謀非望及三司按得情實故有是命張宿爲左補闕元和中韋貫之爲相嚴貞律下以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宿以利口得倖於憲宗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獲進吾輩未能排抑豈要假其恩寵邪所議遂寢宿深銜之卒爲所構誣以朋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又以出吏部郎中韋顓爲峽州刺史刑部郎中李正辭爲金州刺史度支郎中薛公幹爲房州刺史屯田郎中李宣爲忠州刺史考功員外郎韋處厚爲開州刺史禮部員外郎崔韶爲果州刺史

宿皆構以貫之之黨也顓正辭處厚竝以清直稱與貫之善公幹等亦頗熟貫之宿因謂之黨時司勳郎中陳諷求知制誥害其名在巳右又與交扇之宿旣當寵倖而詭辯過人聞者多動故顓等見黜於是人情大惡宿輩

沙橘者瓊王府司馬謝少莒之奴也唐敬宗寶曆元年五月戊申沙橘告少莒爲不軌詔委內侍省持鞠不實沙橘各決流靈州少莒釋放凡告人不實法當反坐况其家僕則沙橘止於笞責仍竄近地用刑失矣

賈鎮趙元臯者皆萬年縣典也寶曆元年七月鎮及元臯誣告故統軍王佖男正慕等七人謀亂詔杖殺之

王璠爲左丞李德裕再爲浙西觀察使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偕給仲陽者漳王養女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璠與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託漳王圖爲不軌四月文宗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

合得罪羣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
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
年七月李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處州李漢坐黨宗閔
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帝深悟前
事知德裕爲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祿
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賓客
後唐韓玟與共奉宮烏昭遇同使兩浙昭遇本僞梁
之承旨數使吳越先是以其數將命故令使之昭遇
至彼每以國情私於吳人仍名吳越國王錢鏐爲殿
下自稱臣指兩地則云南朝北朝及昭遇謁鏐稱見

拜蹈如事至尊副使韓玟數讓之昭遇對其人請玟
曰昭遇事過五朝天子四爲吳越使時事數變昭遇
猶在公輩何凝滯邪復陰許鏐陳奏所求之事使回
玟具陳其事故停削鏐官爵令致仕是日以烏昭遇
下御史臺尋賜自盡後有自杭州使還者言昭遇無
臣鏐事皆玟誣構云玟恃安重誨之勢頗凌烏昭遇
嘗於杭州旣醉以馬箠擊昭遇鏐欲奏之昭遇祈而
乃止及復命翻誣昭遇人頗以爲冤
李存信武皇時爲蕃漢馬步軍都較武皇命邢維節
度使李存孝侵鎮趙之南鄙又令存信及李存審率

師出井陘以會之併軍致臨城栢鄉李威至且議旋師而存信與存孝不叶因構於武皇言存孝望風退衄無心擊賊恐其有私盟也存孝知之自恃戰功鬱鬱不平因致書通王鎔又歸欵于汴
景進者樂官也莊宗時朱友謙賜姓名繼麟兼賜鐵券莊宗既有河雒稍怠庶政闒官伶人干預國事方面諸侯畢行賂遺亦求賂於繼麟雖儷俛奉之不滿其請繼麟令人報之曰予於主上有披榛之舊粗立忠勞河中土薄民貧比無珠產責予厚賂何厭之有繇是羣小咸恚每加誣構洎繼岌伐蜀繼麟請助師

進討乃閱兵師令其子令德率師以行進與羣闒構曰昨王師初起繼麟以爲討已將拒大軍若不除移終爲後患闒伶愈得其志卽謂帝曰崇韜強項於蜀蓋與繼麟私盟內外響應繼麟將赴京師亦聆其事將較日大王有功王室密邇京師羣小流言曷能離間但端居奉職何事輕行繼麟曰郭侍郎功倍於我今爲闒官讒構事勢將危安可無說若得面天階自陳肝鬲流言者須至得罪繼麟乃單車入覲至於雒陽景進構曰河中人有告變書言繼麟因崇韜欲謀叛自聞崇韜已死又與李存乂結構其事細窮其狀

備得姦原當斷不斷禍不旋踵帝駭惑不能決卽令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於輝安門殺之又詔繼岌殺令德於遂州令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令李紹奇赤其族於河中紹奇至友謙妻張氏盡率其族二百口謂紹奇曰予骨肉不多婢僕無罪請疏其名籍無致冤負因閱婢僕百餘人以骨肉百餘口歸法將就戮張氏復入持鐵券而出示紹奇曰此是皇帝去年所賜之物婦人不知此上有何言語詔使慚而無對良久就戮百口塗地血流盈庭怨哭之聲聞於行路人士至今寃之

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長興初以潞州節度使王建立爲太傅致仕建素與重誨不協因其入朝乃誣言建立自鎮歸朝過鄴都日有搖扇之言以是罪之張儉者棒聖軍使李行德十將也長興初儉奏據告密人邊彥溫云樞密承旨李虔徽弟說國家徵發兵師樞密使安重誨自爲都統欲討淮南又云占相人言重誨貴不可言是日明宗謂重誨曰聞卿樹心腹私市兵仗欲自討淮南有之否重誨惶恐奏曰興師命將出自宸衷必是姦人構臣願陛下窮詰所言者翌日帝召侍衛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等謂之曰有

告安重誨私置兵仗網紀將不利於社稷將若之何
從進等奏曰此是姦人結構離間陛下勳舊且重誨
事陛下三十年從微至著無不盡心今日何苦乃圖
不軌臣等以家族保明必無此事帝意乃解遂使中
使就第召重誨具以告事人邊彥溫之言諭之因面
窮詰彥溫具狀誣告卽斬彥溫於市李行德張儉並
族誅

蕭希甫爲散騎嘗侍引人告變夜扣內門通變書云
修堤兵士欲取郊天日舉火爲叛安重誨不之信斬
告變者軍人訴屈請希甫啖之至是又毀訾內外執

政是夜託疾省中翌日肩輿歸私第月餘參告希甫
過積授嵐州司戶

王昶者宿州符離縣民也清泰二年昶訴縣令張洙
業因簡民田受贓法司推劾乃是縣典韓師練取贓
誣洙業以失簡轄遇赦放師練杖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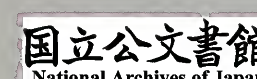
漢任廷浩初任晉高祖鎮太原廷浩多言外事出人
無間高祖左右皆憚之初爲太原掾後改文水令在
文水聚歛貨財民欲陳訴廷浩知之一日先誣告縣
吏結集百姓欲劫縣庫高祖怒遣騎兵併擒縣民十
數家族誅之寃在之聲聞於行道

葛延遇者李崧之部曲也初漢高祖入京城崧隨虜
主北去蘇逢吉占其宅及崧西還為太子太傅對朝
之權右謙挹承顏未嘗忤旨嘗以宅券獻蘇逢吉逢
吉不悅崧二弟喚義酗酒無識與楊邠逢吉子弟杯
酒之間時言及奪我居第逢吉知之延遇通季與船
傭與撻之督其所負延遇有同輩李澄亦事逢吉延
遇夜寄宿於澄家以與見督情告遂一夕同謀告變
逢吉覽之示史弘肇其日逢吉遣吏召崧至第從容
語及延遇告變之事崧即以幼女為託逢吉遣吏送
崧於侍衛獄既行崧恚曰自古未有不亡之國不死

之人及為吏所鞠乃自誣代罪舉家遇害少長悉尸
於市人士冤之

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高祖乾祐元年遣人押送朝
州奏事官沈從進至京師乞加恩命初馬希廣馬希
萼爭非潭帥希廣用歐弘練張仲荀謀厚賂朝廷請
不行朝州恩命從誨革面自新又援引希萼求通於
朝蓋欲離間潭成其覆亡之禍也

尹重筠者郢州刺史實之子也隱帝乾祐二年實上
章謝釋男重筠之罪實於汝州梁縣有別業所供稅
賦大而恃郡侯家不時輸送梁縣令羅延賞答其知



莊史會重筠至梁縣以笞賊吏爲恥無以報怨自朝
廷以誣告殺李崧後凡僕使輩皆相做流言勝主以
告事爲詞而稍涉迹危者姑息不暇重筠乃詐爲延
賞與李守貞書言欲殺刺史據汝州應接守貞封書
僞遺於途吏得之送刺史石公霸明之延賞幾遭陷
害

周高行周漢高祖時爲太傅及杜重威叛行周爲招
討使時張鵬爲鎮州副使過鄴城行周接之甚懼鵬
因言及晉朝傾亡之事少帝任用失人藩輔之臣惟
務積財富家不以國家爲意以至宗社泯滅非獨帝

王之咎也行周性本寬厚不以鵬言爲過鵬旣退行
周左右謂行周日張副使之言蓋譏令公也行周因
發怒遂奏鵬怨國訛言故朝廷降詔就誅於嘗山
高紹基爲延州衙內指揮使太祖廣順三年二月紹
基言觀察判官李彬承節度使夢變結構內外謀殺
都指揮使及行軍副使自據城池已伏誅其李彬妻
劉氏于懷義懷義妻高氏竝已收捕其高氏是臣親
姊乞留在臣家特報李彬弟勳見充河中馬步都指
揮使彬兄景韜一房九口彬姪懷貞一房十一口彬
勝妾一人竝已收捕在州其李勳請行捕錄勅李懷

義懷貞景韜等竝放宜令向訓竝諸房骨肉奴僕津
 置起離量差兵士防援竝於汝州安置又以李彬被
 誣竝釋其族仍恐遇禍乃徙於汝州

冊府元龜

本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百三十四

告許

夫上安本朝下銷逆黨臣之令節也其或挾逼上之
 勢懷間釁之心職爲亂階侵敗王畧有能先其未兆
 輒以上聞俾茲兇頑旋就剪滅則勳庸之績忠厚之
 誠有足稱矣然或釁生讐隙事迫困窮計慮遂萌變

刑府志 告訢 卷之九百三十四

告斯作雖繩愆糾繆有補於公家而撫臆論心蓋緣於私忿與夫奮身衛國輸誠愛君者固有間矣蓋所謂同功而異情者也

漢韓信舍人弟 史不書姓名楚漢春秋云舍人謝公也 高帝十年以陳

豨友帝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信入賀使武士縛斬之

賁赫為中大夫時黥布封淮南王高后誅淮陰侯布心恐醢梁王越徧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取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有所幸姬疑與賁亂欲捕赫赫上變言布謀反帝以其言語蕭相國蕭相國因請繫赫微驗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發兵反

雷被為淮南王安郎中令安謀為反其后茶太子遷及女陵擅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太子學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雷被巧召與戲被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元朔元年被遂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三十四 二

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令治淮南相怒
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請相相不聽王使
人上書告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王使人候司公卿
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會赦其罪削二縣以故不
發

主父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趙王國
陰事大臣畏其口遺賂累千金趙王恐其國患欲上
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
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
偃至齊以王姦事動王王自殺武帝聞之大怒以為

偃劫其令自殺廼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
劫殺齊王遂族誅之

江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
得幸於敬肅王為上客久之太子疑齊以已陰私告
王與齊忤使吏逐捕齊不得收繫其父兄按驗皆棄
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太子丹與同

產姊及王后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為姦

剽切也音

切必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
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
死趙王彭祖弟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臯言充逋逃

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

譌言訛字也

欲取必於萬乘以

復私怨

取必謂必取勝也

後雖烹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

國勇敢士

選取勇敢之士以自隨

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

丹罪帝不許竟敗趙太子

朱安世陽陵人京師大俠也公孫賀為丞相子敬聲

為太僕武帝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竟下

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請自逐捕安世

以贖敬聲罪帝許後果捕得安世安世聞賀欲以贖

子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

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其泉當

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所犯遂

父子死獄中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

劉成封餅侯時昭帝初立燕王旦言帝非武帝子大

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

姓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發兵臨淄與旦起成知澤

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以聞有詔燕王

旦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燕蒼為稻田使者楊敞為大司農昭帝元鳳中蒼知

上官桀等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

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帝以聞桀皆伏誅蒼與延

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

張章長安男子也大將軍霍光薨光子禹與兄子雲

山怨望有邪謀雲舅李音所善張放見雲家卒音倉卒之

卒謂章曰今丞相魏相也與平恩侯許廣漢也用事可令大

夫入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至尊在太后耳章告

之事下廷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又謀廢天子

而立禹事發誅死詔曰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

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

後章上聞侍中史高金安上建發其事封章為博成

侯

戴長樂為太僕楊惲為光祿勳長樂者宣帝在民間

時與相知及卽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隸宗廟

兼行大子事先隸習威儀也隸音代二切還謂掾吏曰我親面見受詔副

帝隸柁侯御曰我副帝隸而柁侯廼為御御謂御車柁音丁故切人有上書告

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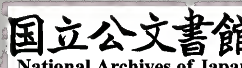
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門犇古奔字惲語富平侯

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抵觸也音丁只切門闕拆

馬死而昭帝晏駕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翼

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嘗謂惲曰

聞君侯訟韓馮翼當得活乎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



必全也脛脛直見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窶

數者也鼠所以不容穴也坐御窶自防故不得入穴也窶音其羽切數音山羽切楊

惲自云今之訟人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

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視讀日示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

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

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

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

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

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用心小臣

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今爾古與今如

一丘之貉言其信也貉獸也似狐而善貉乎各切惲妄引亡國以誹謗

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

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不必有謀上者春秋

無久陰不雨之異也行必不至河東矣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祀

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

考問左驗明白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言奏惲不

服罪而詔戶將尊戶將官名主戶欲令戒飭富平侯

延壽飭與救同富平侯張延壽也曰太僕定有犯罪數事朝暮人

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

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日蒙

富平侯力得族罪 譚言富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也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之詞也

毋泄憚言令太僕聞之亂餘事憚幸得列九卿諸吏

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 與讀日預 不竭忠愛盡臣

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妖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

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嚴延年為河

內太守府丞義 史不書姓 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

延年本當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噉傷也

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

至長安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

明不欺事下御史延年坐棄市

息夫躬河陽人也長安孫寵與躬哀帝時俱上書待

詔帝被疾始卽位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說詛帝

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其罪不明是後無鹽

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躬與寵謀曰上亡繼嗣體久不

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聞邪臣

託往事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 言邪人有此私議 東平

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說詛上欲求非望而后

舅伍宏反因術以鑿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

行於杯杓荆軻之愛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

成察國姦誅王讐取封侯之計也躬寵乃與中郎右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三十四 七

師譚右師姓譚名共因中嘗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

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謁者

后之名也帝擢寵為南陽太守譚穎川都尉弘躬皆光祿

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帝欲侯之遂

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

躬為宜陵侯食邑各千戶縣右師譚爵關內侯食邑

千戶

高康以明易為郎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舉兵

誅莽事未發康侯知東都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

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

為惑眾斬康

後漢梁郁太學生也時孔僖與崔駰友善同遊太學

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

畫虎不成反為狗者駰曰然昔考武皇帝始為天子

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聖文景

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

生梁郁僂和之曰僂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如此武

帝亦是狗邪僖駮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

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駮詰吏受訊僖上

書自訟得免

朱濟丁盛竝爲尚書郎時張俊有才能與兄龕竝爲
尚書郎年少勵鋒氣濟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
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
史使得其私書與袁做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
自獄中古獄吏上書自訟書奏而俊獄已報廷尉將
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
書謝曰臣辜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
廷尉鞠遣毆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
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
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

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
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
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
喜踴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繇此薄赦罪
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

習授南郡人婁圭少與曹公有舊圭與授同載見曹
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爾子伯圭曰居世間當
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蜀馬超爲左將軍彭萊左遷爲江陽太守萊聞當遠
出私情不悅往詣超超問萊曰卿才具秀拔王公相

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

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美曰老革荒悖何復道邪去毛

日革古者以革為兵故語稱兵革革又謂超曰卿為

摧兵也美罵權為老革猶言老兵也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嘗懷危

懼聞美言大驚默然不答美退具表美詞於是叔美

付有司誅死

晉周嵩以諫元帝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快快不悅

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褒貶朝士又詆

毀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

忽朝廷繇吾不德故爾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

在朝陛下雖盛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

收付廷尉華嘗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和減罪

除名時嵩兄顛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陵太守

宋沈慶之為開府儀同三司辭位以始興郡公就第

時廢帝狂悖無道眾竝勸慶之廢立及柳元等連謀

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

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為侍中大尉封次子為中書郎

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戶

南齊謝朓為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

謀帝甚善賞之遷尚書吏部郎

後魏李詵爲相州刺史受納民財及商胡塚寶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詵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言獻文聞詵罪狀檻車徵詵拷劾抵罪時敷兄將見踈斥有司諷詵以旨嫌兄弟之意令詵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詵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旣有此勸竟如何也昨來每欲爲此取死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絕耳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爲他死也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闡者先爲敷所敗其家切恨之但呼闡弟問之足知委曲詵從其言又趙郡

范標具條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詵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有司百鞭髡刑配爲廝役

賈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明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

薛季孝靜武定三年正月中告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叅軍房子遠等謀賊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族懷刃而入文暢等竝伏誅

北齊崔暹爲僕射時崔俊爲七兵尚書每以籍地自

矜暹聞而銜之高祖塋後俊又竊言黃領小兒堪當
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俊言告暹暹啓文襄絕俊朝
謁俊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領小兒何足拜也於
是鎖俊赴晉陽而訊之

司馬子如爲尙書令文襄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
贓賄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劾詔削官爵時崔季舒爲
黃門侍郎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若得
僕射皆叔父之恩權重如此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
晉陽黃門郎楊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
容刀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閒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

樂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通狀錄是
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
追爲將作大匠

祖珽字孝徵文宣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
中書侍郎陸元規勅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
被配甲坊除班尚藥丞廢帝初普選勞舊除爲章武
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受著作郎數上密啓爲孝
昭所忿勅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又雜上王思宗
之子元海後妻陸大姬甥也大姬卽後主女侍中也
後主武平中與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大姬密語告

大隋元龜 告訐 卷之九百三十四

瑳瑳求領軍元海不可瑳乃以其所告報大姬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

翟嵩為汲郡太守畢義雲為御史中丞豪橫不平頻被怨頌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先任京畿吏負官債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繇此挾嫌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坐金銀器物及被禁止尋見釋

隋胡僧不知名氏元諧為寧州刺史王誼為上柱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任用每相往來胡僧告諧誼謀反高祖按其事無逆狀慰諭而釋之又有告諧與

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等謀反帝令案其事有奏諧謀令祁緒勸黨項兵即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穎二人用事諧欲諧去雲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穎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炤主殺大臣即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謁帝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滂曰彼雲似蹲狗足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聞帝大怒諧滂鸞緒竝伏誅籍沒其家

何妥為國子博士與蘇威子葢議樂事各有所持妥恚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左



承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世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爲官又國子學請蕩陰人王孝逸爲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爲其府參軍帝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親治之事皆驗帝以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帝曰中謝已晚矣於是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

皇甫孝諧安定人涼州總管王世積之親信也世積拜涼州總管未幾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繇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狄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倖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繇是被徵入朝案其罪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高穎竝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胄等免官拜諧爲大將軍

趙釋柱者虞慶則之婦弟也開皇中嶺南人李賢據州反時虞慶則爲桂州總管以釋柱爲隋府長史釋

柱先與慶則愛妾通恐事彰乃宣言曰慶則不欲此
 行遂聞於文帝先是朝臣出征帝宴皆別禮賜遣之
 及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繇是怏怏不得志
 暨平賢至潭州臨桂鎮慶則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
 險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攻不可拔遂使釋柱詣馳
 京奏觀上顏色釋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案驗之
 慶則於是伏誅拜釋柱為柱國
 陳峴少驍勇士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叛拜
 譙州刺史
 李元操為內史侍郎王邵為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

在家著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元操所奏帝怒遣
 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
 居注

楊汪為荆雒二州刺史時高祖謂諫議大夫王達曰
 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
 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所言奏之達竟
 以獲罪卒拜汪為尚書

崔彥武為魏州刺史辛德源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
 友善時相往來彥武奏德源潛為交結恐有姦繇是
 謫令從軍討南寧歲餘而還

丘和煬帝時爲蒲州刺史以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胄罪拜代州刺史

唐紇于承基刺客也嘗山王承乾爲皇太子詔壯士左衛副率封師進及承基等謀令殺魏王泰不克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會承基外連齊王祐反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命司徒長孫無忌等參鞠之廢承乾爲庶人元昌賜自盡君集等伏誅

張亮倜儻有大度外敦厚而內懷詭詐大業末年李密畧地榮沐亮仗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爲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李勤房遺直玄齡之長子也玄齡次子遺愛尚高陽公主坐反誅遺直攻許遺愛及王云懼國家刑憲罪盈惡稔恐累臣私門太宗令所司案驗遂別獲王等反端而以遺直頗言主愆兼以玄齡素著勳勤得免爲隸廢於家

崔擢爲雍州司功李乾祐爲司刑太嘗伯嘗擢爲尚書郎事旣不果私以告擢其後擢有犯遂告乾祐泄禁中以贖罪乾祐坐免立於九成朝堂之間凍中被拽卒

喬琳為監察御史同院畢耀初與琳嘲諷往復因成
釁隙遂以公事相告許坐貶巴州員外司戶

王再榮太嘗丞于敏役人也再榮於憲宗元和八年

二月詣銀臺門告敏父司空頓與梁正言錢以謀出

鎮即日收頓孔目官沈璧并家僮十數人於內侍獄

鞠問于頓待罪於右仗以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

郎王播太理卿武少儀為三司使是日晚繫敏於臺

獄沈璧王再榮竝自內侍獄出付臺司案初正言貪

詐自擅勇於射利梁守謙方知樞密正言每詭謂人

吾與樞密宗盟分至頗得闕說頓久失職惑其言厚

致財賄以圖任用其後正言之詐漸露于敏責其資

於市郎誘致正言之僮奴支解棄於溷中會再榮發

其事故敗

王士則武俊之子為邢州刺史自承宗不容諸父士

則奔京師拜驍騎將軍元和中盜殺武元衡士則及

其弟士平告曰承宗使之既而案成其獄

李賞穆宗長慶中故司空于頓之子方欲以譎謀求

進乃言於宰相元稹稱有奇士王昭于友明等三人

賞家青鄆函遊深趙之間且與賊黨通熟可反間而

出元翼賞言于方知裴度為元稹所忌乃授稹指使

厚路刺客王昭等令潛刃度詔二司按鞠無驗而前
事盡露於是度穉皆罷

史志忠左神策軍吏也長慶四年告妖賊馬文忠謀
逆捕獲之有詔并執其黨品官李文德等七人同鞠
于内仗

安再榮者衛尉卿劉遵古役人也再榮敬宗寶曆元
年九月丁丑告前袁王府長史武昭謀害右僕射平
章事李逢吉庚辰詔待御史溫造刑部郎中李行修
大理正元從職充三司案武昭獄上言准勅推勘安
再榮所告張少騰等三人擬潛害宰臣李逢吉事關

連人竝案問得實勅前袁王府長史武昭及弟彙役
人張少騰宜付京兆府各決痛杖一頓處死前水部
郎中李行叔可道州司馬待服闋起任河陽節度掌
書記秘書省較書郎李仲言流象州左金吾衛兵曹
參軍弟彙流崖州太學博士李涉流康州大理卿遵
古役人安再榮山人劉審等三人續議優獎昭本陳
畱人性險誕元和中王師討淮西以策謁丞相裴度
及度督軍因得署軍職至鄆城又遣昭使蔡寇懼之
以兵而昭神色不變益奇之後至太原奏為石州刺
史無何昭除王府官以地散鬱悒日與李涉弟彙在



長安中以義俠相許是時宰臣李逢吉李程不叶而此輩皆乘隙售已干遊其門李仍叔素依附李程知昭不得志易以鼓怒怨亦誑昭云程欲與昭官爲所阻昭果恨怒與劉審及張少騰潛說謀害逢吉之計後審乃以昭之言告於張權輿權輿遂告逢吉昭審本其狀因令弟彙致昭到所居與之深相結納而疑怨之意竝息居數月少騰漏語於再榮遂以狀密告因成其獄仲言於逢吉爲近從子當此際亦欲助逢吉以傾程乃陰誡弟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死彙曰寃死其心誣人以自免所不爲也初逢

吉遇弟彙甚厚嘗與彙書云足下嘗字僕曰自來僕字足下曰利見文字往復畧無虛日其間參謀議之密受金帛之賜不宜示於衆者近十餘幅具哉逢吉與程俱在相位而日與鬪草微類如此款密微旣明具詞皆牽連天下之人無不指笑詔授劉審郢州長壽縣主簿安再榮石龍爲武軍長史賞告武昭之功也

後唐張繼業爲河陽兩使留後莊宗同光三年六月繼業上疏稱弟繼孫本姓郝有母尚在父全義養爲假子令官衙內兵士自皇帝到京繼孫私藏兵甲招

置部曲欲圖不軌兼私家淫縱無別無義臣若不自
陳恐累家族勅有善必賞所以勸忠孝之方有惡必
誅所以絕姦邪之迹其或罪狀騰於衆口醜行布於
近親湏舉朝章奠明國法汝州防禦使張繼孫本非
張氏子孫自小丐養以至成立備極顯榮而不能酬
撫育之恩履謙恭之道擅行威福嘗恣姦兇侵奪父
權惑亂家事從鳥獸之行畜梟獍之心有識者所不
忍言無賴者實爲其黨而又橫征暴斂虐法峻刑藏
兵器於私家殺平人於廣陌罔思悛改難議矜容宜
竄逐於遐方仍歸還於姓氏俾我勳賢之族永除汙

穢之風凡百臣僚宜體朕命可貶房州司戶參軍同
正兼勤復本姓尋賜自盡仍籍沒資產

周陳正者潁州鄉兵也廣順三年正月正告指揮使
王懷殷謀逆鞠之誣告詔本州决杖

張景陽同州郃陽州民也景陽詣闕訟節度薛懷讓
不公

